



望生

作家珍藏版

何顿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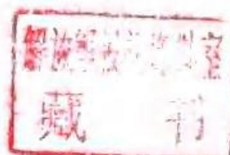
作家珍藏版

眺望人生

何 顿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眺望人生/何顿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3
(作家珍藏版)

ISBN 7-5063-1438-X

I. 眺…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642 号

眺望人生

作者: 何 顿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图: 王仿溪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50 千

印张: 18.75

插页: 11

印数: 001—20100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38-X/I·1426

定价: 28.00 元

正文用纸: 辽宁省开源制浆造纸有限公司 电话: 04103821912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何顿，原名何斌。1958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于长沙市十一中高中毕业，下至开慧公社开明大队。1979年考入湖南师大美术系，学油画；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韶光电子厂子校教书，后留职停薪写小说。1989年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古镇》，从此走上文坛。几年来已出版中、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草原上的阳光》、《喜马拉雅山》、《生活无罪》等，并译介到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评论界视为九十年代的“新状态”或“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何顿现为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严志刚摄

何顿

几天后，伤亡过重的部队从阵地上撤了下来，撤到妙高峰修整。这天傍晚，于师长站在一处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寺庙前，瞧着火红的夕阳西沉下去，接着吐一口粗气，把目光抛到湘江对岸一派紫色的岳麓山上，心里却想着给儿子取什么名字好。他想了三个名字：小刚，新生和国民。他拿不准哪个名字更好，副官匆匆走来，他还戴着军帽，嘴里叼着烟，目光也沉重地抛到远远的岳麓山上。“师长，军长让你上军部去。”副官说。

“嗯，”于师长“嗯”了声，歪过头瞥了眼身材高大面孔白净的副官，忽然决定征求一下副官的意见，副官是个读书人，是他心里想培养的对象。他轻轻地咳声嗽，盯着副官，说了上述的三个名字。副官想了想，小心翼翼的摸

谨以最诚挚的心感谢程保罗、彭诚伟、郭晓鸣、章丁、王建国、张怒江、何晓亚、何清华、刘蒲生、刘开宇、刘培佩、刘善达、万昌林、陈广生、陈乃广、唐四维、毛小平、于国立、周泉、关为刚、李冬梅、余红、章起愉、余君炎、彭百莉、彭司雅、陈丽芳和宾洁等等老知青为这部长篇小说提供的生活素材。

——题记

序 篇

1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的下午三点钟，驻守在长沙城外金盆岭坡上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刚刚把日本兵的第四次进攻打退。太阳很大，仿佛就压在山头上，把树木和泥土晒出了一派焦灼。山坡上没一丝风，空气像凝滞且透明的固体，似乎伸手就可以抓一把夹杂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腥味的空气玩捏似的。阵地上一派炎热和静谧，只有火燃烧树木发出的炸裂声。火是红的，青烟直直地往上升，步入云霄。士兵们除了能清晰地听见火烧树木发出的劈啪声外，还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出气声及苍蝇飞翔的嗡嗡声。他们对刚才又一次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丝毫不敢松懈，他们个个严阵以待，帽檐都压得低低的，好使阳光不至于直接刺激眼睛，他们的目光紧盯前面的一片阳光地带——这片阳光地带里除了烧焦的杂草、石头和几棵没有成气候的小树木，便是一具具日本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正接受着阳光的暴晒——他们担心好强逞胜的日本鬼子会紧接着发动第五次冲锋，所以他们的目光都非常警惕地投掷在阵地上，嗅着时不时有尸臭气味飘来的空气。一个脸上生满斑点的中年妇女大步向阵地跑来，跑得气喘吁吁，可是却满脸兴奋，手里捏着一条手帕，不停地揩着胖脸上的汗水。她径直跑到一处破庙前，对一个站在一棵苦楝树下，耳朵上包扎着纱布，裤腿上沾着血痂，腰上挂把手枪且绷紧着脸的男人叫道：

“老爷老爷，您喜得贵子，福星高照老爷您呀。”

老爷偏过他那张威严且高贵的方块脸瞅着她，目光里面闪现了一点喜悦，但马上又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晓得了，你快点离开这里。”老爷望一眼静谧的充斥着火药味的山坡，皱着眉头，“警卫，拿水来。”

“师长，”站在师长后面的警卫忙上前一步，将水壶递给师长，“水。”

“阵地上的官兵有水喝吗？”师长问他身旁的警卫。

“报告师长，已经送水上去了。”警卫回答。

“嗯，这很好。”师长说。

师长姓于，方方的面孔厚厚的嘴唇，三十几岁，一脸逞强好斗的武气。师长接过水壶，仰起脖子刚咕隆咕隆地喝了两口水，房里一个身材高大面孔白净的军官奔出来，“师长，军长来电话要您回话。”军官瞧着于师长说。

于师长转过身，见妇人还站在一旁揩脸上的汗，手上捏着一条花手帕，就催促她离开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快走吧，嗯。”

女人张开厚厚的嘴唇一笑，尊敬地看了一眼师长，转身向坡下走去。师长皱了皱眉头，望一眼一摇一摆往坡下走去的妇人，绷着脸，心里却荡起了一团浪花，一拐一瘸地走进了他的师指挥所。

几天后，伤亡过重的部队从阵地上撤了下来，撤到名叫妙高峰的地方修整。这天傍晚，于师长站在一处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寺庙前，瞧着火红的夕阳西沉下去，心里想起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就感叹地吐一口粗气，把目光抛到湘江对岸一派紫色的岳麓山上，那片山脉在残阳光辉的反衬下特别旖旎且

庄重。接着，他脑海里出现了他还尚未见到的儿子，想着给儿子取什么名字好。他想了三个名字：小刚、新生和国民。他拿不准哪个名字更好，副官匆匆走来，他歪戴着军帽，嘴里叼着烟，目光也沉重地掷到远远的岳麓山头上，此刻夕阳正沉到岳麓山巅上，一派光芒四射。“这是不是很美？”于师长问走过来的副官。

副官说：“真美。”

“哎，可惜没有好心情欣赏它。”于师长叹惜道。

“哦，是的。师长，军长让你上军部去。”副官说。

“嗯。”于师长“嗯”了声，歪过头瞥了眼身材高大面孔白净的副官，忽然决定征求一下副官的意见，副官是个读书人，是他心里想培养的对象。他轻轻地咳嗽声，盯着副官，说了上述的三个名字。副官想了想，小心谨慎地说：

“国民好国民好，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这说明我们国民党后继有人么。”

“我个人比较看重新生这个名字。”于师长犹豫着说。

“按我的意见，我还是看重‘国民’两字。”年轻的副官说。

于师长没再吭声了，他瞧着从庙里走出来的一个断了手臂的士兵，那士兵的袖子扎成一个团，在断臂下晃动着，一张刚强的脸上锁着浓浓的眉头。他心里对这个士兵不免生出了几分怜悯和敬佩，他转过头，又看了眼暮霭沉沉的苍穹，这才阴沉着一张方方的脸对副官说：“叫司机备车，去军部。”

副官尊命而去，不一会儿司机开着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一颠一颠地驶近了屋顶千疮百孔的寺庙——那是日本兵的飞机俯冲时进行疯狂扫射的结果，于师长手中拿着一只军用水壶，绷着面孔走到吉普车前，望了眼黑沉沉的天空，仰起脖子喝了几口水，这才钻入车门，副官跟进去，车门一关，吉普车颠簸着朝前飙去。“先弯一下我家，再到军部。”于师长说。吉普车一会儿就

驶到了市内一条名叫青山祠的麻石街上，在一处青砖黑瓦的公馆前停下了。副官跳下车，站在一旁等候，于师长钻出来，整理了下头上的军帽和衣襟。天很热，他的帽檐和衣襟都汗湿了，而且裤腿也汗湿了一大半。公馆前立着两座石狮，眼睛圆睁，面目狰狞。于师长皱着眉头瞥一眼石狮，又一次整理了下衣襟，轻咳一声，向大门走去。门是两扇宽大的两米多高的大门，门上钉着铁条，一米多高处有两只粗壮的铁环，于师长抬手扣了扣铁环，铁环与铁条撞击，发出了清脆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在这条寂静幽暗的小街上非常悦耳。门内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谁呀？”

“是我。”于师长声若洪钟道。

门发出很响的“吱扭”声开了，那个几天前的下午跑到阵地上向于师长报喜的女人出现在于师长面前：“老爷您回来了！”她一脸喜色道。于师长懒得回答她，径直向右边的一间厢房走去，于太太就睡在这间厢房里。于太太是个有文化的女人，出生于一个父亲在长沙城内和乡下拥有两个米铺和一个布店的家庭，三年前这个女人从湖南国立第一中学一毕业就参了军，一年后嫁给了他。于师长步入房间，母亲大人也在这间房子里坐着，于师长叫了声母亲，接着就盯着宽大的红木床铺，床上躺着他的女人，女人身旁睡着一个婴儿，婴儿的脚对天跷着，两只手抓在一起，正一动一动地。于师长激动地走上去，瞥一眼女人，马上又瞧着这个小生命。小生命的肉粉红粉红，脸上皱巴巴的，闭着两只小眼睛。于师长抓起小生命的手轻轻捏着，觉得肉非常柔软鲜嫩而很有意思。小生命的身上捆着一个绣有荷叶荷花的小兜兜，小兜兜遮挡了小生命的私处。于师长出于一种强烈的好奇，顾不得其它，把小生命肚子上的兜兜翻开，于是他看见一只皱巴巴的小鸡鸡呈现在婴儿的两腿之间，他很高兴地嘿嘿嘿一笑说：“我有儿子了。”

“仗打完了？”女人关心地瞪着他。

“没有。”于师长说，又由衷地嘿嘿嘿笑了。但婴儿却没让他笑够就哇地一声哭了，哭声很尖，这是婴儿被父亲那惯于拿枪的手抱得很不舒服的缘故。

“我喜欢他的哭声，这哭声多么洪亮。”于师长很开心地说，“我想了好几天，已经想了好几个名字，是女孩我们就叫她于兰，是男孩就叫他于国民。”

“于国民？”女人斜视着他，迟疑了下说，“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生硬。”

“这个名字好，国民国民，国泰民安么。”于师长自信自己取的名字好。

2

一九四八年七月份，有一个女孩在长沙的一处公馆里出生了，该公馆的主人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下属的稽查处处长，处长姓罗，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戴一副眼镜，生一张圆圆的胖脸。处长的老婆相当漂亮，是长沙城南门口一带公认的美人，凡是见到过处长老婆的男人都颇为惆怅地承认，罗处长的老婆从身材到长相都绝对没有可挑剔的，然后觉得自己的老婆缺点太多了，因而感到自己活得真他妈的冤枉。这一天上午，太阳时隐时现，天空闷闷的，长沙的气温在摄氏三十九度以上，大家都没有力气干事，于是就都坐在办公室里聊天，聊战事，聊党国的命运，聊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罗处长没加入聊天，他的父亲曾经告诫他说“言多必失”，所以他很少天南海北地神聊。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手里捏了把扇子摇着，给自己过于肥胖和炎热的身体降温，心里却想着他的妻子。他妻子这几天就要生孩子了，医生

判断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五天了，可是孩子还没生下来。此刻他有几分坐立不安，他预感妻子今天可能会生孩子。桌上的电话响了，罗处长拿起话筒，用尖尖的声音“喂”了声。

“先生先生，太太生了。”话筒那头，一个女人激动地说。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罗处长激动得尖声问，他关心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希望他听到的是男孩的喜讯。

“恭喜先生，是千金。”女人回答。

“千金？”罗处长不相信道。

“千金，先生。”

罗处长说：“哦，晓得了，我就回来。”

罗处长简直不相信，从妻子怀孕的迹象看，一切都是男孩的征兆。妻子一开始就反应那么大，怀得又那么上（一个生过六个儿子的女人告诉他说，怀得上就是男孩），却怎么是一个女儿呢？他妈的，他心里不情愿地骂了句。但过了片刻，他又高兴起来了，心里甚至有些激动，不论怎么说，这是他罗处长的第一个孩子。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总之他做父亲了，父亲意味着什么？父亲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把自己和爱妻生下的女儿抚养成人。罗处长从抽屉里拿出梳子，梳了梳头发，又整理了下衬衣领子，把桌上的派克钢笔插进衬衣口袋，拍了拍，这才走出办公室。罗处长在走道上碰见一个下属，下属用巴结的口吻叫了他一声“罗处长”，正要向他汇报出门办事的经过，罗处长打断了他的话，“我现在要急着赶回去，”罗处长说，“我妻子生了。”

“嚯，那祝贺你啊。”下属满脸讨好的笑容说，“公子还是千金，罗处长？”

“千金。”

“那要吃糖那要吃糖。”

“吃糖吃糖。”罗处长说，对下属亲切地一笑，迅速走了出

来。一出门，罗处长感到一股热浪扑在他身上，好像一股海浪打在他身上一样。街上很多垃圾，一辆汽车驶过去，将一些垃圾得意地扬了起来，于是街上一片黄尘。罗处长感到肮脏地转开脸，四处望了一望，见一辆空着的人力车缓缓走来，就大声“喂”了声。人力车停下，踩车的黑大汉侧过头瞧着他。罗处长坐上去，觉得屁股很烫，就把屁股踮起来，说了声：“他奶奶的。”

黑大汉说：“去哪里，先生？”

“去幸福街。”

黑大汉弓下身，双手握住车把提起，大步向幸福街走去。罗处长的心已经飞到家里去了，他想象着女儿的模样，越想就越激动，当然就觉得黑大汉的步伐太慢：“快点，还快点。”罗处长说，“我急死了。”

黑大汉握着车把急步如飞地跑着。街上死气沉沉的，除了太阳和汽车轮胎扬起的灰尘，便是没精打采的乞丐在街上漫游，一身破破烂烂，邋里邋遢。沿街的商店里，时而有举着一把洋伞遮阴的女人走出来，一身花花绿绿漂漂亮亮，走路扭着腰身，说话嗲声嗲气。她们的身旁或身后，总跟着男人，那是她们的保护神，以免她们在路上被人调戏或抢劫。那时候的长沙很乱很脏，地痞流氓充斥在街头巷尾，讲勇斗狠，朝女人身上扔破鞋或石头，拦路调戏，摸上一把屁股或者抓一把奶子，肆无忌惮到极点，那是个官匪一家，流氓横行的年代，良家妇女都害怕单独上街逛店铺。罗处长的太太曾经就被流氓侮辱过，几个流氓围着她，有人摸她的脸，又有人摸她的奶子，说一些下流话挑逗她，让她后来回忆起来就恶心得想吐。她挣脱开流氓的骚扰，回到家，对罗处长说：“啊，那些流氓又可恶又可怕，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枪毙？”

罗处长说：“他们不属于我管的范围，要是我管，我就让他们统统都见鬼去。”

“太可恨了，那些男人。”

“他们不是男人，他们是畜生。”罗处长说，恨得牙痒痒的。

罗处长坐在人力车上，看到前面街头上一群人在那儿吆三喝四地卖打骗钱，想起妻子被这些流氓侮辱过，就想倘若自己是警察局长，就要把这帮家伙统统拉到马坡岭去枪毙。可惜他只是稽查处长，管不了这么多，他想如果他是警察局长，长沙的街头就干净了。罗处长爱他的妻子，不是一点儿爱而是一门心思地爱。他甚至这样想，如果他的妻子突然病死或被车撞死了，他八成会立即自杀。他想倘若妻子死了，世界对于他来说就一派黑暗了。人是不会留恋黑暗的，人只喜欢阳光、空气和绿茵茵的草地和树木。罗处长是个喜欢游泳和热爱绿色植物的，生活得很有趣味的男人——尽管他后来变得胆小和没一点幽默感了，那也是环境造成的，环境改变人嘛。文化革命中，他变得胆子很小，生怕自己犯错误，以致晚上听见野猫子叫身上都发毛，看见蟑螂爬过，脸上都起鸡皮疙瘩，不敢动。

然而罗处长年轻的时候是个花花公子，人长得很英俊，家里又很有钱——父亲是长沙的一个大资本家，在长沙、衡阳和岳阳都有他开的典当行和钱庄，家里终日门庭若市，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都与他父亲有交往。罗处长从小就生活在赞誉声中，说这孩子模样漂亮，说这孩子特别聪明，说这孩子会读书等等，这自然就培养了罗处长的高傲，于是他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里，没有一个女人能和他相配。尽管他父亲和母亲的亲戚朋友都将自己的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带来让他过目，他也感觉不到一个中意的，有的姑娘看上去很漂亮，但一谈话他就产生了失望，觉得这个姑娘不聪明。有一两个貌美的姑娘让他最开始动了心，很愿意